

諸儒鳴道

十五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五

龜山語錄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

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  
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  
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  
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  
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  
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  
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

龜山一

二

極猶屋之極所處中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  
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  
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  
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  
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  
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即知權不  
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  
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  
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  
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  
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

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役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亦然豈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

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群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

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己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峻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

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

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貌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

龜山一

六

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



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  
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爲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  
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  
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  
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  
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  
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  
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  
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

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  
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  
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  
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  
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  
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  
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  
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  
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

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義上之

龜山一

為君下之為臣皆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蓆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耶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

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清爲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言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

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龜山一

十

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桎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

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日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

龜山一

十二

十一

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

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常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

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為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為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亦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為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



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祖宗能用人命故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眾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亦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 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配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

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欺遠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聖言以邪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已而已是故心迹嘗判而爲二心迹既

判而爲二故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

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賂不受賄豈分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與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龜山一

二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

間得錢遂用之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  
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  
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  
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爲至數年未  
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  
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  
爲竒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官嬪之貴幸者此弊尤  
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  
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  
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

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  
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  
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  
姑遲之覺毫即傳矣蓋已毫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  
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  
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  
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  
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  
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

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

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五

龜山

一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  
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  
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  
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  
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  
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常平司  
有支用雖是勅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  
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  
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  
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  
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  
又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  
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  
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  
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去者任理而已矣故  
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  
聰明矣或曰爲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  
而止其亂曰夫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  
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  
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  
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

龜山二

二

陳性

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



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違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  
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  
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  
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  
所高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  
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  
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  
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譎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  
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信祖有功宗有德  
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為其功德而  
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  
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為腐儒  
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  
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  
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  
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  
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  
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

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子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旣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龜山二

四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

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爲能與於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

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柰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乎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日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爲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

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  
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  
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  
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  
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  
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  
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  
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  
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  
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  
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  
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  
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  
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  
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  
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  
以其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  
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他敢為國者尚少  
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

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於曾子爲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爲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耶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今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人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今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

龜山二

七

昌

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豐尚書

稷

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

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爲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

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爲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

人龜山二

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顯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墻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狃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

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

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爲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

龜山二

十

龜山

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



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

龜山二

上

思主

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暮斲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揚雄作太元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曾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

去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去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

名爲義其實爲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常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  
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群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  
宜無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  
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  
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  
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  
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  
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  
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  
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  
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蒐陸吏史中行無咎其舜之事

龜山二

十四

洪範

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  
孰爲得自靖爲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  
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于戈  
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曰敷  
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  
正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人於幼子常  
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  
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  
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  
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爲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

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臯陶壘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

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臯陶臺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

身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  
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  
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太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  
者讀之蓋太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  
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  
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  
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  
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  
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

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  
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  
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  
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  
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  
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  
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  
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  
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  
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而事其君當使其  
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

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爲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盛矣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

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  
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  
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  
自是人未常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  
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  
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  
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  
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  
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  
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  
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蓋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耶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  
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  
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  
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  
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  
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  
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  
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

足以相助相扶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  
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  
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  
無敵亦是此理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六



